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红叶方阵

罗石贤 卷

惟楚有材

納于大麓

於斯為盛



44.18

TT-10-7

复2 K4, K21

I 217.1

-10-7

红叶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红叶方阵

责任编辑:杨 熠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01-X/I·1790

本方阵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玢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 谈

红叶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杨 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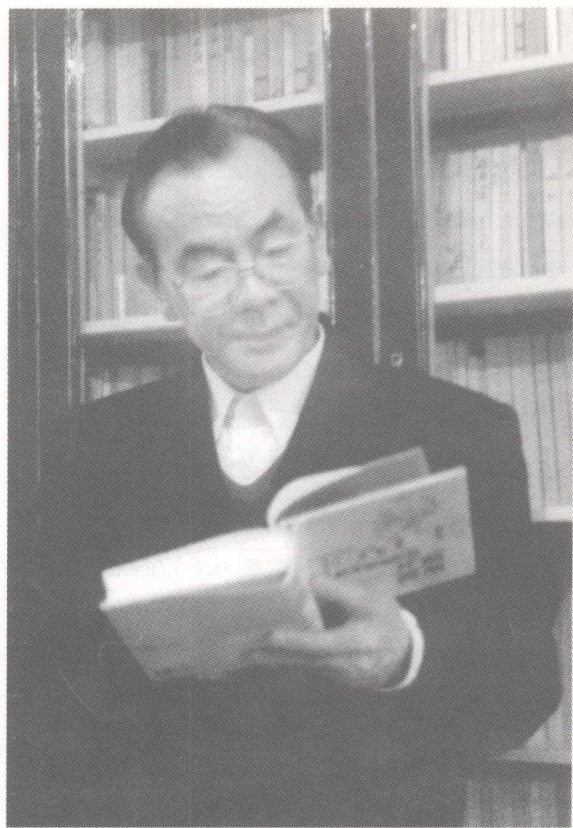
文忆萱	卷
弘 征	卷
冯 放	卷
龙再宇	卷
朱力士	卷
李长廷	卷
罗石贤	卷
杨振文	卷
赵海洲	卷
鲁之洛	卷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易云钦、肖林图、
肖志鸿、肖坚强、
张光辉

作者简介

罗石贤，男，1941年生，汉族。湖南宁乡人，师范毕业，六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后担任岳阳地(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岳阳市写作学会会长并创办和兼任《洞庭湖》杂志主编。曾任湖南省文联委员、省作家协会理事。先后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雁门开》、中篇小说集《野人哀史》、长篇小说《荒凉河谷》、《白蝴蝶》、《军妓》、《女祸》等15部著作，共计500多万字。

封面设计：罗 丹



李 友 賢

来，能到哪里去找呢？……

然而，十年来我在梦中都一直在寻找着我的主人公——米三郎。如果作品问世以后，有哪位读者知道米三郎还健在，若能和他“碰面”的话，请告诉我，我将万分感谢。即使他避居在云雾山界，我也要捧着这本薄书，恭敬地站在他的跟前。因为只有米三郎和他的结义兄弟以及他的“可怜女儿”，才是本书的真正作者！

十年来，米三郎、一撮炮、红鼻子屠夫、张廷真、水鬼和浪子、黑皮小子、刘海……一直生活在我的脑海和梦境之中。为了描绘他们的形象，以便能够准确地、流畅地描述他们，我搜集过几十个短篇，八部中篇，出版过短篇小说中篇两个集子。在写作间隙，我没有停止过这部小说处女作的构思和构思。在“建设海南”

《洞庭湖》编辑部 20X15=300

西?

第 5 页

695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

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禁果 /001

血梅岭 /048

荆河女 /158

“沙洛夫”魔方 /204

罗石贤主要著作目录/276

总跋(谭 谈)/277

禁 果

A

“Hey, dear, Do You fall asleep?”

“Yes, I do.”

列车荡皱融融月色，掠过原野的稻香，接近故乡丹阳古城，已经是午夜。丁薇薇蜷伏在茶几上，鲜藕般的手臂枕着满头乌发，莲瓣似的脸蛋儿对着窗外，俨然一尊古希腊的“睡美人”雕像。偎在她旁边口称“dear”的青年，用手腕子轻轻地碰一碰她，甜蜜而轻声地说了刚才那句英语。

“喂，亲爱的，你睡着了吗？”

她自相矛盾地回答：

“是的，我睡着了。”

旁边这位紧挨着的“亲爱的”，名叫司马文平。凭心而论他长得并不丑，如若真的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么，他简直可以说是长得很“帅”。他有高仓健的体格，阿兰·德

隆的长脸和深锁的眉宇，忧郁的眼睛；可惜没有高仓健和阿兰·德隆的气质。丁薇薇总觉得他比別人少了一根肋骨，短了一节脊椎。在大学里，他是班长，又是外语系总支委员，是十分“走运”的人。谁会想到在毕业分配前夕，就是这位“dear”，竟一边向她写求爱信，一边打她的“小报告”。她是外语系出类拔萃的高材生，本来已列入出国留学生名单，就因为“亲爱的”那个“小报告”，弄得她空喜一场，从伊甸园贬入尘世，从高高的云端上甩了下来。可憎可恶可悲的是，他至今还以为她丁薇薇始终蒙在鼓里，永远蒙在鼓里。离校以后，他的追求，他的雄鸡一般放肆，公狗一般愚蠢的求爱步步升级。在省城，他强求她留在省城工作；离开省城，他又像死死缠住浮士德的靡非斯特，紧跟着她上了火车……这阵，他还“dear”“dear”叫得多么甜蜜。

丁薇薇将胳膊抬了抬，让枕麻木了的肘弯变得舒服点。从窗口迎面吹来的风，撩着她鬓边的发丝，撩乱了她的满腔心绪。她想起了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里的达尔丢夫，想起了背叛耶稣的犹大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学校宣布留学生名单的前一天，系里的美籍客座教授卡尔森夫妇，邀请他们最为赏识的几名高材生到家里吃晚饭。意外的是司马文平也获得了邀请。教授夫人的粤菜做得并不好，饮料和酒却应有尽有。入席时，薇薇注意到老教授沙发后的墙头上，那幅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名作《记忆的永恒》，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小小的变化，恐怕只有她能够发现。她常来这小客厅请教，卡尔森夫妇不仅把她当做学生，还当做忘年的朋友。她被列入留学生名单，就是卡尔森夫妇推荐的。老教授还帮她选定了去“哈佛”攻读拉美现代文学的专业。谁料想她命运的逆转，天外飞来的

横祸，就隐藏在这微不足道的小小变化之中。卡尔森教授举着微微颤抖的高脚酒杯，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祝酒说：

“这是最后的晚餐——是我们相聚四年，即将分别的‘最后的晚餐’……”老人侧身指指达·芬奇那幅画，嗓音变得沙哑，“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的祝酒辞是：‘你们当中有谁背叛了我？’我今天的祝酒辞，要送给你们一句美国人的格言——He that is ill to himself will be good to nobody（不能自爱，焉能爱人），祝你们能够自爱，爱人，干杯！”

老教授话语反常，举止失态，一连喝了好几杯威士忌。要不是善于辞令的司马文平说了很多“得体”的话，要不是教授夫人婉言相劝，老教授一定会喝得酩酊大醉。学生们起身告辞时，卡尔森教授扬了扬手，把她留下来。喝了杯咖啡闲聊了几句，他便告诉了她那不幸的消息：“你要经得起命运的打击……‘哈佛’你去不成了，有人打了你的‘小报告’……”哈佛去不成了？当小学教员的母亲，孤灯寒夜地守着她，从小给她讲父亲“留洋”的故事，把父亲的“异国情书”中描写异域风光的段落，念给她听。她希望女儿像男孩子，像父亲，心高志远，漂洋过海。去美国留学的美梦已写信告诉母亲，怎么又去不成了？

“是谁——打我的小报告？”

天旋地转。她从沉重的一击中清醒过来，立即又昏昏眩眩地想：我有什么辫子被人抓了去告密的？难道是去年暑假我和那个法国小伙子安格尔的隐私——哦，一定是我粗枝大叶夹在某本书里的安格尔的情书，被某一个“克格勃”抓着了。那“克格勃”是谁呢？

卡尔森夫人的手伸过来，握住她的手，轻轻抚弄着，安慰地说：

“薇薇，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你和那位法国小伙子的事，在信仰上帝的西方，都早已不算回事；你们这里没有上帝，却偏偏有人把它当作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真是……”

她泪流满面地冲卡尔森教授，重复问了句：

“他是谁？”

老教授回头盯着达·芬奇的画，默默不语。她恍然大悟：啊！犹大！就是这个背叛了老师和同窗学友的犹大。卡尔森夫妇意外地邀请了他；奇怪的祝酒辞；超现实的画换上一幅“极现实”的画……一切疑问全都迎刃而解。

匡当匡当的钢轮碾碎了“浏阳梦”，也碾碎了她的心。悔恨和创痛被远远甩到了列车的后面，流到腮边的泪水里只剩下轻蔑。如果司马文平进入了留学生后备名单，因为残酷的生存竞争而告密，而算计她，要把她拉下来，让他自己挤上去，也许她还能原谅他，尊重他。那样他至少算一条男子汉，算一头有棱有角有足够精液的公牛。现在算什么呢？仅仅为了掠夺一个姑娘的爱情，便强奸人意，毁了她的前程。“我不能得到的，你别想得到；我不能出去，你也别想出去。”俨然是割了睾丸的阉党。“我要你做女人，就把你紧紧拴在裤腰带上。”一副文学作品中的乡下土财主嘴脸。他缺少做人的最起码的自爱，自信。他是一条断了脊椎的公狗。有情欲而无精虫，有野心而无灵魂支柱。她的情，她的爱，本来如火一般炽热，如水晶般纯洁。她至今不悔与法国少年的“一夜风流”，那是连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也不可避免的。何况那梦一般的山谷，绵绵的雨丝，雨后的一弯新月，静谧中的花树幽香，还有飘然而至的维娜斯和丘比特的金箭……

如今一个圣洁的姑娘，变成了潘多拉的盒子，满头蛇发

的梅杜萨。你不就是像蜜蜂掠夺花粉一样要掠夺我的爱情吗？从“恍然大悟”的那一刻起，她神圣崇高的爱情观便被昆仑山的雪水融化，成了一桶发酵变质的泔水。来吧，我迷人的脸颊两边深旋的酒窝，贮满了两杯“复仇”的鸩酒；我的两片小巧红唇，将是你的坟墓。你毁了我的“哈佛”，蹂躏了我的感情，我要你作茧自缚，掉进爱河的死海深渊，永世不能自拔。我讨厌你，“Bye——bye”（再见），就此分手？！没那么便宜。你爱我还没爱到发疯，发痴，神经失常的程度，要叫你爱得离了我就不能活就要寻死觅活投河上吊割动脉血管服安眠药，咱们再挥一挥手——“拜拜”。

“薇薇，快到了吧？”

一只手伸过来温柔地搭在她肩膀上。那是达尔丢夫的手，“你是达尔丢夫，我便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莎士比亚喜剧）。”她伸直颈脖，甩甩压麻木了的手时，回过头嫣然一笑：

“还要过一条隧道，一座长长的铁桥……”

她脸颊两边的“鸩酒”荡漾着波光，两片樱唇似引诱小鱼嫩虾“失足落水”的湖蚌。

“伯母会到车站接你吗？”

“母亲……”想到母亲，她的头无力地靠在椅背上，歪在他结实的肩膀上。

窗外，旷野里闪动着流萤，夜空中亮着星星。那都是母亲殷殷期待的目光吧！母亲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那种带有魔幻色彩的女人。十六七岁，她就把身子给了一个正要出国留学的本地少爷，少爷要带她走，由于“一念之差”她留了下来，却被湖匪抢去做了压寨夫人。她为这“一念之差”后悔了整整一辈子。湖匪被南下的大军剿灭，她获“解

放”回到家里，得到亲人为她保存的一大包少爷的“异国情书”。那以后她就同这一包“异国情书”相依为命，做了小学教员。母亲柏拉图式的恋情是感人的。她抱定决心：当一辈子独身女人，也要等待在国外的早已杳无音讯的少爷。她被后来判了刑的歹徒多次强奸（开始她不敢告发）而怀孕。女儿出世后，母亲不厌其烦地把仅仅存在于梦幻中的在外国的“少爷爸爸”，灌输到她的脑海里，使她相信在她的血管里，确乎流动着那位风度翩翩的“少爷爸爸”的血液，而不是强奸犯的血液。能够使她相信的唯一证据是那包发黄发皱的，信封上贴有自由神像、伊丽莎白女王邮票的“情书”。母亲当了大半辈子小学教员，粉笔的尘埃损害了她的健康，她退休了，如今还在做着年轻的梦。她把暑假一到将回家的消息写信告诉母亲，信里写的当然是她将出国留学，而不是现在这样回家守在母亲身边。母亲的回信多么感人呐！“孩子，你去吧！你不必挂念妈妈……”信里甚至还提到那个在国外的子虚乌有的“少爷爸爸”。母亲是把她“一念之差”带来的终身遗憾，把她在梦境中与国外情人的幽会、团聚的希望，寄托到了女儿身上吧……

车厢猛地一震，列车正穿过隧道，驶上长长的铁桥。故乡丹阳古城就在眼前。想起母亲，丁薇薇的眼里含着一泡泪水，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柔情。不知什么时候，司马文平的手插到了她的腰肢下面，半搂半扶着她歪斜的身子。她没有躲避，没有“正襟危坐”。也不完全是安着潘多拉梅杜萨的诱惑心肠，她蓦然生出一种怜悯，一种同情。她觉得自己也许错怪了司马文平。爱情生来是专制君主，自私小人。你心目中有了个法国小伙子，再让你出国，难保你们不会在旧金山、巴黎或夏威夷的海滨举行婚礼。疯狂的爱使他失去

理智，有那“一念之差”——母亲的“一念之差”并不影响她爱那在国外的少爷一辈子。况且他的“一念之差”已经受到了惩罚，付出了代价。校领导对他的“小报告”看法不一，说好说歹，肯定否定，引起了一场争论。开明的教授们认为：在此时此刻揭发一个即将出国留学的姑娘的风流韵事，用心不良，至少不够光明磊落。争论的结果达成妥协：她的出国化为泡影，而原拟留校工作的司马文平也被另行分配。

设若她没爱过，不曾认识那个法国小伙子，也许她还可以爱上这个愚蠢的“达尔丢夫”。

“呜——呜——”，列车在站台上缓缓停稳了。司马文平像大力神安泰，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用肩扛手提腋窝夹着大包小件，一马当先朝车门挤去。薇薇跳下车，像出笼的小鸟飞向站口。那里，瘦弱修长的母亲和一个面熟但陡然叫不出名字的小伙子，在向她招手。她回头看了看堂·吉诃德的跟班桑丘·潘沙一样紧紧跟来的司马文平，心里犹豫了一下：

“我该怎样向母亲——还有那个‘第三者’，介绍这头蠢驴呢？”

B

薇薇的家在塔前小学。五百年前这里是一处道观，名叫玉仙观。据说一个名叫玉女的大户人家的千金，为了逃避出嫁后受婆婆虐待、丈夫暴行和生育的苦痛，来唐代古塔前的湖岸荒岭上，建了这座两亩见方的道观。玉女吃斋敬佛，得道成仙，后人称她“玉仙”。观堂几经修葺，如今做了小学生的课堂，还保持着清代同治年间的外貌。辟作小学生操场